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八

魏相明堂月令奏

相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又數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

奏之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
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
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
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
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
執規司春張晏曰木為仁仁者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
衡司夏火為禮禮者齊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

執規司春

張晏曰木為仁仁者

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

衡司夏

火為禮禮者齊

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

金為義義者成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水為智

謀者重故為權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土為信信者誠誠者

直故為繩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

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

華冬興離治則泄師古曰天地之氣不閉密也夏興坎治則電明王

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師古曰乘治也

節授民事師古曰各依其節而授以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

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二者得叙則災害不生民

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二死禮讓可

興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

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

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

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

如淳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

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

夫臣昌師古曰蕭何周昌也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

陵王陵通叔孫通春夏秋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

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

時以治國家身三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

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虔

曰主一時衣服禮物朝祭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
百事也師古曰服說是也冬師古曰高帝時自有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

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

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師古曰罷軍卒卒之

疲一日新從軍而休御史大夫胡錯時為太子家令奏

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

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

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

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救掾吏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

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按月令之書雖起秦世然

先王之制存焉漢具頗用其略如春行寬大之令布封

賞之恩以至秋冬理獄十月而後不復論囚類皆本之

月令自高帝時有趙堯等分舉四時之制至是魏相

為宣帝言之其後李尋告哀帝謂朝廷忽於時月之令

諸侍中尚書近臣宜令通知月令之意而盛夏斬人識

者知王莽之必亡後漢陳寵魯恭亦嘗論

此大略皆原於月令云。此篇論時令

董仲舒火災對武帝建元六年六月遼東高廟

灾四月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

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

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

云云

云云

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
已見臯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
三年五月相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事若曰燔貴
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
相釐廟亳社四者皆臯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
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
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
久矣至於陛下時天廼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天災若
語陛下當參之世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
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廼

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及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
吾燔高園殿廼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
災燔之况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
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臯在外者天災外臯在內者天
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按漢儒
前未有言災異者故五行志云仲舒治公羊春秋推陰
陽為儒者宗愚謂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以為天
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又謂人君所為美惡之極與
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皆藥石之至言也至火災之
對則傳會甚矣况又導人主以誅殺與前所謂尚德不
尚刑者何其自相戾耶夫親戚之驕僭近臣之專橫夫
豈無道以裁制之豈必誅殺而後快哉史稱仲舒居家
推說其意少臯未上主父偃窮其書奏焉上召視諸儒
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
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其後淮南衡山

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
誼顛斷於外不請既還事上皆是之史又言淮南衡山
江都謀反迹見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死者數萬
人夫反謀不過數人而坐死者若是其眾豈非仲舒前
言有以發帝之忍心與故於此篇存而
不削以為後人輕言災異者之戒云

蕭望之兩電對

本傳為大行治禮亟時大將軍
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
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
電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間之宴口陳災異之
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
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為云云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

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

師古曰鄉讀曰嚮亡讀曰無

今陛下以聖

德居位思政求賢竟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
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

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

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

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

拜望之為謁者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
下望之問狀高者請於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

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
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

竟謀反誅望之寔益任用按望之此對顯指霍氏之辜
適當上意故寵擢隨之皆致孝宣於在位二十五年災

異眾矣而見於臣下之論奏者惟望之此對而已魏相
輔政四方有災變輒奏言然神爵改元正弱翁居位之

日不聞有所正救自是鳳皇集甘露降黃龍見無歲歲
有豈珍符景既誠若是其多邪始必有粉飾傳會以希

媚悅者若黃霸之鴉雀是也及望之為御史大夫奏謂
三公非人則三公不明今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則有左

遷之譴人以為嫚丞相之故愚獨疑其以此忤上旨蓋
人主以端應為奪則必以災異為諱宜其歌頌者踵聞

而論爭者
希闊也

劉更生條災異封事

本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初即位蕭望之周堪

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二人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恭顯所詰問上感悟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徵堪向願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皆側目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外親上變事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大盛也前弘恭奏望之等獄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始為恭等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則太平之門開災異之路塞矣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速更生繫獄坐免為庶人望之亦坐使子

上書恭顯白令詣獄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懼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悼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云云○時永光元年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

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

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

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

義一據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自竊見以下凡七八

然見於言外非積於中者厚不能及也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

也和字乃一篇綱紀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

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
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
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
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
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
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
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
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醑釐醑麥也始
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
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歎歎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歎
歎訛訛亦孔之哀謀之既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
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狂勉彊以從王事則見憎
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
瞽瞍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
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
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厥其詩曰百川沸
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
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

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其衆大也此皆不和賢
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
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平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
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
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
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
六地震五山陵崩阨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
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鵙退飛
多麋有蜮蜚鸚鵡來巢者皆一見書冥晦雨木冰李梅
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叔大雨雹雨雪雷震

失序相乘水旱饑馘蝨螟蚤蠹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

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

不可勝數也

按此叙次有法故不覺具冗

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

戎伐其郊鄭傷相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而

助朔五大夫爭權二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

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

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

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宥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

糶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

朝臣舛午膠戾爭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

書紛紛前後錯謬毀譽混亂所以營惑耳目惑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雲霧冥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夫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

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鹿麋見規聿消與易同義昔者縣共工驩堯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

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
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
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
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
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
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
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
奏佞譫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
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
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

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
也此言不和之狀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
稷與臯陶傅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
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
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
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
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
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
以傾移主上此言不和之由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
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

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以上皆應前漢人論事多如此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洩更生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然更生等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

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與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與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與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門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又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掘里令顯等專權曰堪後三歲餘孝宣廟門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官曰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徵詣行在所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給事中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車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卒顯誣諸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謔譎要救危及出顯凡八篇依與古車悼已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按更生於正邪賢否之辨一篇之中反復數四可謂深切也矣乃卒不能開孝元之感不明之君可與言哉恭顯自宣帝時管樞機至元帝立遂大用事陷蕭望之於獄殺之更生此對元帝之六年也是年堪猛黜賈捐之死又數年猛自殺其後京房嘗一言之亦死然元帝出敢言恭顯者推更生房二人而更生忠懇捲捲又非房匹它如貢禹匡衡號稱大儒曾微一言敢及之者故皆致位三公而更生

封心發錮不肯少謝精忠峻節千載之下猶高仰之彼
貢馬輩視之真可媿死房事見後敘事篇○又元帝初
即位諸儒薦翼奉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崩
焉時地震赦天下幸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天地設
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
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家故畫州土建君臣
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
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又曰人氣內逆則
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
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腑五臟
象天六腑象地故臧病則氣色發於面臧病則欠伸動
於貌又曰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
明賢賢此聖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
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廼為平均今左右同姓
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
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十之甚非愛人
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
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及諸侯
王國與其後宮宜為設貞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
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

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按奉所言不皆純粹故劉其要著于此

薛宣論陰陽不和疏

上疏云云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之

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

師古曰允信也中竹仲反

然而嘉氣尚凝陰

陽不和

師古曰凝謂不通也

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

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太率咎在部

刺史或不循守條職

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信意率劾妄為苛刻也

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

民過失譴訶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

刻流至眾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萬師古曰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

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餱食也鄙語曰苛政

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師古曰申束也謂約束也

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王察焉上

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跡是知名

谷永日食地震對成帝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幸方正直言極

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幸永待詔公車對云云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

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谷愆使臣等得

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

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

如人君淫溺後宮盤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太中之道不

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

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發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

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

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屢失中與內寵大

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

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

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扇日以

不臧

師古曰閭嬖寵之族也扇臧也臧善也

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

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
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
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
之間以勞天下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卻不
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
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母淫于酒母
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
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

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
周德降二虜相習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
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閭
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
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
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
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
有過事誠敷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
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教戲
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

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
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愚治人之術歡樂得
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
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每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
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
俊文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
事俊乂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
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
無卑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
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

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
之吏錮廢勿用益用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
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
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
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
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
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
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
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
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

上帝不豫炳然甚者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傳封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皆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欲未殺災異滿閭誣天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巳之間暴風三湊拔樹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求對日食地震皇右貴妾專寵所致是時上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亡吳楚燕梁之勢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曖昧之警說重

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時杜欽上對曰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妻者天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爭刺之心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為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惟陛下深戒之按永欽所陳災異六抵皆歸咎後宮以黨王氏本不足錄以此篇頗得大學遺意姑存之餘皆削去

劉向上星孛等奏

成帝即位石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拜為中郎

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書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述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

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
奏之天子心知向精忠為恩兄弟起此論也然
終不能奪王氏權後見外家日盛遂上封事極
諫見外戚類中向為人廉靖樂道專積思於經
術畫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元年
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曰昔周岐山崩
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
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
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
懷不能已復上奏云云

臣聞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母若殷王
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
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謹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
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二十六襄
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良漢興訖竟寧孝景帝

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嘗數言日當食今當三
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食率三歲六月而一
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
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
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
紀孟康曰攝提星名也隨斗杓建十二月曆此皆易姓
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
星出於四孟師古曰四時之孟太白經天而行孟康曰
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
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也
無雲而雷張晏曰
雲猶君之託臣也二世不恤天下
枉矢夜光應劭曰流
人有畔心象獨號令而無臣也

如矢蛇行不正故曰枉矢流以亂伐亂蘇林曰有聲為天狗無聲為枉矢也 災或襲月應劭曰

或主內亂月主刑 孽火燒宮師古曰 野禽戲廷張應曰

故趙高殺二世也 孽火燒宮孽災也 野禽戲廷野鳥入

將去 都門內崩師古曰 內 長人見臨洮石墮于東郡

星孛大角以亡應劭曰天王坐席也流星 觀孔子之言

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

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兩血

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孟康曰日月行交道之衝也

益薄奪日 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

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

夾漢而西李奇曰流星也下墮 夕陰不雨者二十餘日

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

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

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

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

嚮世所同聞也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異銷

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狼狽數奸死工

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弋瞻 及紫宮有識

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後說義書曰評

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

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

上朝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祿去公室權在

外家說見外戚類中。按是年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乃至張禹策。辟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侵。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兄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按禹以經術為天子師。而其言乃爾。視向之忠精為何如。

李尋災異對

本傳尋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

為星歷。除尋為吏。數與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厚遇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尋對云云。○時綏和二年。哀帝即位。未改元。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志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拜詔食大官。衣御府。父汗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云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涖吏之間。宿留費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

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
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
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曖昧云光各有云為其於
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皆起陰雲邪氣起者法
為牽於女謁謁服虔曰謁請也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
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
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長相連至昏
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師古曰差與同小臣不知內事竊
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
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

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
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
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
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禁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
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
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
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當
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繼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
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
春夏與日同道孟康曰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夏南
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冬北行北頭
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過軒轅上后受氣
道也此二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

孟康曰軒轅南大星為后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

失色厭厭如滅鄭師曰厭音厭桑之此為母后與政亂

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

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謂倚任也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唯

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師古曰邪佞之

人誠可賤惡勿得寵異使之盛彊也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

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

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

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張晏曰歲星為女主當以

義斷之災惑往來二宮周歷兩宮兩宮謂紫微太微作態低昂

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孟康曰用兩星為天門房為

當從尾北而今貫之太白發越犯庫張晏曰發越疾貌

尾為後宮之義也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張晏曰黃龍軒轅也當門而

出隨災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災惑為患不敢當明

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災惑厥弛張晏曰取弛動

拙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孟康曰端門太

微正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張晏曰焚惑入焚室

焚惑歷兩宮也金謂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

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

萌芽以湯滌濁滅同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

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謹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彗同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謹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宜深自改治國固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無雨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與張晏曰違於月令也師古曰與溫也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

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且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孟康曰婺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師古曰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踊溢

為敗書云水曰濶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
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
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燿燿震電不寧
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
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
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
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
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
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
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

神折衝

師古曰折衝言有欲衝
災為害者則能折挫之

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

謀所陵聞狂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

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

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

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

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

師古曰通人
謂薦達賢才

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眾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

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

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
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
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
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
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師古曰謂趙飛燕姊妹也此
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
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
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
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
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

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
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
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
之言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反思之是時哀帝初
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傳新貴
祖母傳太后尤驕恣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
常輒問尋對屢中後以朱博為丞相臨延登受策有
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揚雄李尋尋對曰此所謂鼓妖
者也人君不聰為眾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
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上不聽

杜鄴上日食對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
孔鄉侯傳晏為大司馬衛將軍

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臨拜
日食詔率方正直言扶陽侯韋育率鄴對云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

應劭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

頭擊鬪腦乃播出口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用百里奚秦以大治下和獻寶則足

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諫臣聞

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

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

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

師古曰隱三年紀侯使履緌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婿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殺謂滅降也

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

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

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暗師古曰暗與暗同晝

昏夕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

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

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等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指象

為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

坤卦乘離明夷之象坤以法地為主為母以安靜為德

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

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

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

弟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

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間未旬

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
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
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
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
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
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晦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
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
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
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
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

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
天變不空保右世王如此之至奈何不應臣聞野雞者
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
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
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鄴未拜病卒

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傳故孝哀時杜
鄴敢譏丁傳而欽永不取言王氏其執然也

孔光日蝕對

光為丞相重竹傳太后指由是傳
氏在位者與朱博表裏共毀諸光

遂策免光退問里杜門自守會元壽元年正月
朔日有蝕之微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云云

按通鑑光
對在杜鄴後

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

道盛彊優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

極師古曰周書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

徵存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

則有日月亂行謂眇側匿孟康曰眇行疾也側匿行甚

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師古曰沴惡歲之朝曰三

朝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其應至重廼正月辛丑朔日有

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

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

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

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詆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

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

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群臣思求

其故然後救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

斷之介師古曰援引也斷斷專一之退去負殘之徒進

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

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

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棗謀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

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

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明無

可疑惑

師古曰較明貌也音角

書奏上說

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

位次丞相按是時丁傳用事董賢隆寵王嘉鮑宣狼狽

言之而光所對况陳救躬正事而於貴戚倂幸曾微一

辭及之不惟有媿於嘉宣且有媿於杜鄴矣嘉以直言

死光代之相遂與董賢同為三公媿事之態亡所不至

殆孔子所謂鄙夫者歟愚既錄其文不得不指

其實以示學者云王嘉鮑宣奏在嬖幸類中

王嘉論應天之道

元壽元年宜陵侯息夫躬建

言光又角星兼於河鼓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

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必有非常之

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斬一郡守以立

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丞

相嘉對云云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救戒

人君

師古曰見謂顯示也

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

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

師古曰傳讀曰附著音治

反略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

天之道也守相有辜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

談說者云動安之危

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也

辯口快耳

師古曰苟快聽者之耳

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若其調諛傾險辯

慧深刻也調諛則主息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

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

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誑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

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

聽遂下詔曰間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
著見未聞將軍則然深以爲意簡練戎士繕干戈器用
監惡孰當督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
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一人請公車就拜
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爲大司
馬票騎將軍是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
數日又晏衛將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奏躬辜過上繇是
惡躬等○通鑑載此事於日食前○以上論災異其別
見於外戚嬖幸事
中者當互考也

東方朔諫除上林苑

武帝建元三年上招選

其俊異者龍用之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
相如東方朔枚臯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
臣辯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焉然相
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恢諧上以
俳優畜之朔時直諫有所補益上使吾丘壽
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進諫云云

臣聞謙遜靜愨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

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弋

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

爲苑何必鑿屋鄂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

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

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服虔曰商與上維二縣

隴坻也厥壤肥饒漢興去二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

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

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

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
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印足也又有秔稻黎粟桑麻竹箭

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蠶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艷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師古曰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師古曰亂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

人也且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曰紂於宮中設九市靈王起

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

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

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

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

成冬番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與甲

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闊也以孝武皆

有此事故朔為陳之是日因奏泰階之事廼拜朔為太

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死如壽王所

奏云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

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

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云云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

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

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劔師古曰

曰但空用韋不加飾亮浦為席師古曰以亮及兵木無刃服虔曰

木而無刃言不衣緼無文師古曰緼亂絮也言內集上

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

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園起建章左鳳

闕右神明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號稱千門萬戶木土

衣綺繡狗馬被繡罽師古曰繡五綵也罽屬宮人簪瑇瑁

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鍾擊

雷震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

不奢侈矣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

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

甲乙之帳絡之以隋珠和璧天子襲翠被馬玉却走馬

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

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時觀察

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又武帝嘗為寶太主置酒

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偃中郎東方朔辟戟而前曰董偃

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

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

於春秋方精思於六經而偃以靡麗奢後極耳目之欲
乃國家之大賊人生之大賊其罪三也上默然良久曰
吾業已設教請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
正處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變為篡上曰
善更置
酒北宮

司馬相如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期
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
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
清塵輿不及還輟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技不
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
軫也豈不殆哉雖萬金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

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况乎
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
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
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
知者避危於無形既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
者也故鄙諺曰家系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
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貢禹論節儉

元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是時年
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時初元

元
年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

不凋木。糜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二他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皇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絳履革器。玉凋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綉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眾人不能別異。其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

為盡如太古。難耳。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

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云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

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筭。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筭。盛衣竹器。音先。

似反。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

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師古曰。二

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上言蜀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東西織

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師古曰。從天子往太

后。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

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

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食。人至相食。而廐馬

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

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作之以

散充溢之氣

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

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弃天下

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妾多藏金錢財物鳥獸

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

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

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

師古曰不

能自言減省之事

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

女皆大過度

師古曰取讀曰娶

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

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

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

事之臯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

御器物二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

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

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

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

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

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

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

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

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
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
減食由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
戲及齊三服官遷
禹為光祿大夫

谷永諫微行宴飲

成帝永始二年遷京州刺史
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
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
永受所欲言永對云云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
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
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
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
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

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

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眾賢不

遠千里輻湊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

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張晏曰夏以建寅為
正萬物在地中也黑

今黑龍見
同姓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

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際欲因撥亂舉兵而

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

臣愚不能處也師古曰慶
謂斷决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

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

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

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
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

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

宗周褒姒威之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威亦滅也言火

乃為衰妙所戒怨其盛也威呼悅反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師古曰未濟

之道於是遂失也濡濕也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

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好陳

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師古曰家人六二爻辭饋與

中主食遜順而已無所必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師古曰與詩曰懿

厥愆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師古曰犬雅

愆智也言幽王以愆婦為美實乃為梟鴟也婦謂褒姒

也梟鴟惡聲之鳥故以諭焉又言此禍亂非從天而下

以寵褒姒之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頃動前朝師古

故生此災耳皇后及班熹灼四方賞賜無量虛內減女寵至極不

可上矣師古曰上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如淳

趙李本從卑賤起也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

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師古曰從子用刺舉之

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師古曰穿地為坑

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榜筆齋於炮烙師古曰齋痛也炮烙紂所

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於炭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

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師古曰反讀曰瞞罪之明白

議効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師古曰掠答服至為人起責

分利受謝師古曰言富賈有錢假託其名代為之主放

財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

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

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儻輕無義

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

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酒媠嫚殺無

別閔免道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

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

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

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

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

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

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

山靡散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盱晉灼曰營表

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樞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

天災異婁降饑饉仍臻流散穴食餓死於道以百萬數

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

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

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妾言之誅漢

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
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
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
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
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
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
徵兆蕩滌邪僻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
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和奴車馬媵出之具克
已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
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師古曰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

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穽誅戮
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

復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師古曰闕

亦謂減削之更謂更卒也存卹振揀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師古曰揀古數字也

弭安也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尸厚祿以

次貫行固執無違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陳衆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

夙夜孳孳婁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

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

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

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警言觸忌諱罪當萬死成帝

世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摺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廐者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永為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

谷永論微行宴飲

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

于長受永所
欲言永對

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墮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

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中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復以死達誠沒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季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闈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

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延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師古曰行葦之篇曰敷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政化所及仁道霑被雖草木至賤無所殘傷籍稅取民末

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少蕃滋符瑞並降以昭

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湏荒淫師古曰湛讀曰

沈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狄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

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於徵著郵師古曰悖乖也郵上字與尤同尤過也

天震怒災異婁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

歸出妖孽並見彗星耀光飢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

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

西顧此惟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言天以殷紂為惡不變乃眷然西顧見文王之德而

與之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

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

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

節紀孟康曰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歲之厄今已涉向其節紀遭无妄之卦運應劭

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无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師古曰取易之无妄卦為義直百六之灾院師古曰直當也三難異科雜焉同會

師古曰雜謂相參也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

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父不塞除李奇曰高祖以來至元帝著記

災異未塞除也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師

日歲月日三者四月丁酉四方眾星白晝流隕七月辛

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眾多之災異因之以飢

饑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七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

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乂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

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

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間之處徵舒崔杼之亂

師古曰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齊崔杼弑其君光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

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

火角為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師古曰分臣永所

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

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

與羣小媒躓燕飲師古曰媒狎也躓汗也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

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二綱之嚴修後宮

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

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觀法出而後

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

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飢饉而吏不

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

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孟康曰膏者所以潤八肌膚爵

大貞君也遭屯難飢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傳曰

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詖辭曰關動壯飛辟

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師古曰易詖占之

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

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

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

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五十有

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大

異較炳如彼水灾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

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

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灾婁

至損服凶年不暨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

抹之師古曰鄴國谷風之詩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

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

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

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

恣所欲之師古曰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

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毋奪

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

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
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
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忘
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
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
尚愛羣小不肯為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永於經書沈
為疏達與杜
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其於天
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愚按永之二疏可謂鯁
切矣然專攻主身及後宮而無一言及於王氏非忠臣
也今以其文而錄之○又成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
皆引蒲幸白談笑出噓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紉醉踞姐
已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指畫而問曰紉
為無道至於此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
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上曰苟不若此此

國何戒對曰沈面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擗大
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謂
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安班伯數
言賢於谷永之二疏故附此○以上戒游改淫修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
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
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
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
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
復上疏云云時帝十一年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劫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
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
扞及皇太子之所持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翰
得宜則嗣主
安固故曰皇太
子之所持也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為鄰能自完則足
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墜如黑子之著而適足以餌大

國耳

師古曰餽謂為其所吞食

不足以有所禁禦方合制在陛下制

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

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

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蝟毛而

起以為不可故斬云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淳曰不義諸侯謂彭越

黥布等師古曰蘇與交同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

東門最比出門曰上東門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

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

兩諸侯師古曰兩諸侯梁及淮南而縣屬於漢為縣而屬漢其吏民繇役

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應劭曰自悉其家資財補縫作衣錢

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

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

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孟康曰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

以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鄭淮陽包陳以南據之江如淳

謂立封界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

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

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師古曰帝及太子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

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

除六國之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

國

國之既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既孰視而不定萬

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按此亦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

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

唯陛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詎計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

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

列侯詎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

淮南諸子曾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

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

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執仇者大

父與伯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

志刺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黠布

嘗用之矣漢有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

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

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刺諸荆軻起於兩柱

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梁主勝

墜馬死詎自傷為博無狀常哭位後歲餘亦死賈生之
死時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無子文帝思賈生
言廼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
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
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
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
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韋氏曰四齊王膠東膠西
菑川濟南王也。按史所以詳紀本末者以見詎前謂
梁足以并齊趙後謂淮南王
子之不可接王其說驗也

中山靖王聞樂對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

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

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

城大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
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答服其臣使盜其君多
自以侵冤建元三年代王登長少王發中山王
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位問
其故勝對曰

臣聞悲者不可為繁歡，患者不可為歎息。師古曰：言聞

悲思，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應

曰：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荆軻不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俯首。

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以為號。如傳

曰：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曲，他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

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笑反。夫眾响漂

山，應劭曰：响，吹也。聚蠶成霜，朋黨執虎，十夫撓推。師古曰：撓，師古曰：漂動也。

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厄於陳蔡，此乃丞庶之

成風，增積之生害也。師古曰：丞，庶也。謂眾人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

先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師古曰：言

物多至令人車軸毀折而為鳥之所以能飛翔者，以羽翮弱揚之故也。紛驚逢羅，潏然出涕。

晉灼曰：言皆驚亂遇法用，可為出涕者也。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然。師古曰：曬，暴也。

明月曜夜，蠶蠶宵見。師古曰：宵，亦夜也。然雲丞列布，杳冥晝

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山。師古曰：拂，音鋪。散也。何則？物有蔽

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雍塞也。闕猶止也。讒言之徒，蠶

生。師古曰：蠶，生言眾多也。道遠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

聞社騷，不灌屋鼠不熏。師古曰：騷，鼠音。小鼠音。奚。何則？所託者然也。臣

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言於戚屬為帝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師古曰：葭，蘆也。莩，其葉也。

中白皮至薄者也段字喻薄其也喻輕薄其也羣君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
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
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
疾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
之思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
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
侯地稍自分
析弱小云

壺關三老上救太子書

太子傳武帝末衛后
寵衰任充用事充與太

子有隙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遂至太子宮
掘蠱得桐木人征和二年七月壬午太子使客
為使若收捕充等斬充遂却賓客為將率與丞
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太子兵
敗亡不得上怒甚羣下憂懼不
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云云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
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
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
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書豈得而食諸昔者
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
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
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子為漢通嗣承萬世之業體祖
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
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斃皇太子造飾
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馬塞而不通太子進則

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通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檀悻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諸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

日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書奏天子感悟父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

車千秋後訟太子寃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後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谷永論梁主淫亂疏

梁王立荒王嘉子也鴻嘉中大傳輔奏立一日至十

一犯法不可誅止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竇妻立與園子姦積數歲求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然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云云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

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

之外為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

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師古春秋為親者諱詩

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族親

情無疎遠也。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二

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効

力，傳致難明之事。師古曰：傳讀曰附。獨以偏辭成臯，斷獄亡益

於治道。汙蟻宗室。孟康曰：蟻音漫，師古曰：蟻音秣，謂塗染也。以內亂之惡披

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

聖德之風化。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

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

心。案事者，廼驗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何故猥自發

舒。師古曰：猥曲也。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

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覆

蓋之則上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

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者，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署

明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反以狀付有司也。以廣公族附疏

之德，為宗室刷汙亂之耻。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甚得治親之誼

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後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

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

清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往者傳相

亦不純，以仁誼輔翼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

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盼伺，宮殿之裏

毛毳過失，亡不暴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云云。按此，七

立自解之辭，然漢家疎忌宗室之意，大槩可見。蓋因七

國之難，例疑同姓，自景武迄于哀平，未之有改，其親管

蔡既誅，而棠棣之詩，惻然嗟憫，情意逾厚。方大封同姓

以衛王室者，異矣。是以有周卒賴宗疆之助，而漢枝葉

翦落，無以制內重之患，豈非來由之法，戒哉。谷永之言。

可謂知大體矣
以上論宗室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統宗卷第八



